

在矮樹下

寒川詩集



天竺經集目錄



寒川
福建金門人
一九五〇年生
南洋大學中文系畢業

著作：

火中的詩 （與藍平昌合著 1968年）

紅睡蓮 （1970年）

山崗的腳步 （與晨陽等合著 1972年）

島嶼五人詩集 （與謝冰凝等合著 1974年）

在矮樹下 （1975年）

印尼遊記 （整理中）



第一輯

陽光的海岸

- 1 陽光的海岸
- 2 逛街
- 3 黃昏，在椰風蕉雨的雅加達
- 5 尋訪
- 6 哈林飛機場
- 7 尋夢園
- 9 詩贈 Doreen
- 10 珊瑚新村
- 12 青年公園

第二輯

在矮樹下

- 15 阿裕尼路
- 16 誓言
- 17 照片
- 18 祝福
- 19 我走後
- 20 燦爛的花季
- 21 那人走後
- 22 回歸
- 23 飄向何方
- 24 那夜
- 25 想妳
- 26 咖啡室的聯想
- 27 回首是岸
- 28 我要歸去
- 29 在矮樹下

第三輯

南陵廟印象

- 31 三訪椰城
32 椰城的雨
33 稻田・稻草人
34 聖池
35 丹那洛海岸
36 夜在瑪琅街頭
37 三寶廟
38 噴泉・音符・繽紛
39 茂物印象
40 賭場所見
42 機上書
43 京打馬尼
44 摺扇
45 猴子林
46 嘉威山朝拜
48 峇厘舞蹈
49 沙浪岸之夜
50 婆羅佛屠佛塔
52 南陵廟印象
53 騎馬
54 梭羅河
55 峇厘海濱

第四輯

樹下

- 57 長途電話
58 樹下
59 湖畔
60 蝶戀花
61 咖啡室・烟
62 我的星辰
63 憶母校
65 觀任真漢畫展



第一輯

陽光的海岸

岸海的光陽

——給素嬌堂妹，寫在飛往印尼之前

倘若你記得，那季節

那渡頭與沙灘之間

只有几片落葉，几點雲帆

風便吹向南方了。你住的小島

陽光鋪滿沙灘

你走過的小路，是一條

翠綠香馨的花徑

數過去，那小屋，紫藤滿牆

午間，且聆聽花季的鈴聲響着

而潮來的時候

那個黃昏不再屬於我們的了

而我將歸去

五月。我將是向東的雲彩

飛臨那渡頭與沙灘之間

那陽光的海岸

七四年五月廿一日

街逛

(給印尼的素蓮和麗珠)

我們坐着 Becha

到那熱鬧喧囂的班芝蘭

於是買峇澤布、買峇澤涼鞋

你們在前，在夾道的店舖間

我遂以貪婪的眼光，記取

這購物中心的每一座形象

從巴剎峇魯走來，午後

我們陶醉於油畫的山水間

我們買竹畫，也買雕刻品

更吃盡印尼風味的午餐

一個下午就這樣結束了，黃昏

陽光舖在通往回程的道路上

而我作客於此，雅城的人情多溫暖

明春，明春之後，我或者再訪

或者陪你們去逛街

坐着或許也是一樣的 Becha

七四年六月六日

達加椰的雨蕉風椰在，昏黃

(一) 給耶城的文友茜茜麗亞·婉真

陪我走入黃昏中，在六月
在高高的印度尼西亞旅店前
你是嚮導，而我俯身買畫
像羅馬街頭涉獵者的眼睛
那一天我們徜徉在譚林街道上

晚霞拍打你紅暈的雙頰
夕陽中我們拭面，也瞻望
那光輝的民族紀念塔
而那紀念耶加達開埠的博覽會
大門外正揚起一片旗海

總不會忘記那一座「尋夢園」
海風中，石堆上爽朗的笑聲
然後在樹蔭下坐着
在峇厘式的雕像前凝立
看暮色自彼此的肩膀落下

再不是初訪的陌生了
剎那，我驚悸，驚悸於季節的馳遞
我屬星宿的無定，必將歸去
想着你，想着親人，也想着那一個
黃昏——在椰風蕉雨的耶加達

七四年六月廿二日

(二)

致給遠方的來客——寒川。清輝

(印度尼西亞)——茜茜麗亞

爲你，遠方的來客
我願暫時把負荷卸下
徜徉在喧囂的譚林街
青春的心在歡躍
輕盈的足跡印在寬寬的柏油路上

爬上那高高的天橋
我願爲你把那天邊的雲彩摘下
爲你編織一串美麗的詩環
帶着我深切的祝福
讓你攜着這一份動人的記憶走向天涯
柔柔的海風
盪漾着爽朗的笑聲
夕陽染紅了我們的雙頰
把一切煩憂埋葬吧——我說
生命是短促的！

不能阻止你將遠去的腳步
不忍看到你眼神中的那抹離愁
再會吧！遠方的來客
在以後的歲月里，你是否會記起這一個
黃昏——在椰風蕉雨的雅加達？

七四年六月 雅加達

訪尋

午間我停落於你家門外
凝視你散髮中美麗的驚悸
我說：「我是寒川啊
來自美麗的新加坡」

你端上了印尼茶
自你清秀的臉曼，我看到
難以淡忘你的純浩
還有秋棠的回憶

第二次，再訪並非垂憐
你依然很肅穆，心緒沉靜
那是捨去一切浪漫
一切花彩，一切妬嫉的年代

哪年重臨？機場送別
我已在這泛濫的六月初沉淪
我枯竭如稻草
我已走入無邊的星河

七四年六月廿五日

哈林飛機場

歸程臉上刻劃着難捨的形象
六月的哈林飛機場

除了渾黑的跑道

風信旗和標桿

就是那些送行者的揮手

也像那風信旗

在藍空里飄盪

——我的回程

爲離別所擦漆的面容

乃有几分原始的愁緒

你們說：「該進去了」，但我只站着

或爲女子，或爲親人

流連於一種不可辨識的行動

時間總是歎息。黃昏之後

我已迴旋而上

身後是親人古典地招我

招我，招我，招我

如同三年前頻頻的招着

島的名字，浪人的名字

月昇之後，我已不再是椰城的我了

溜過風雲，溜過星月

却繫住一片髮絲，一片祝福

一片滿天搖落不盡的懷念

七四年六月廿七日追寫於新加坡

尋夢園

我底身影投入園中，黃昏時
一座通向石獅的短橋

反映的是一道浮繪的涉渡
於是望海、看雲

我靜穆如不被人青睞的雲彩

在峇厘式的竹屋前佇立

樹影漸漸偏東

爲何你誘我來此，尋夢園
時間與空間最短的距離

仍展着午夜後古典的玲瓏與神祕

陽傘下，石雕像的神韻令我歆疑

而此夏末的黃昏，縱有千指
亦難將景色歷歷描摹

古色古香的峇厘風味猶在
半裸的女人呢？去了那裡

風懷卷外，那潔白的海灘

枕着一種不可捉摸的美和寒蕭
在石堆上，且將去夏的南風

寫下樹葉與樹葉的絮語
寫下靜靜自燃的靈魂

尋夢園！這盤古的蒼髯

這碧落迢迢的天地

乃握一瞬於永恒，永恒於一瞬

當我步出尋夢園
我非尋夢者！或者我是？

七四年七月五日



Doreen 贈詩

——在新航機艙里，那空中
小姐很美很美……

生命如風景，絕塵而逸
你虛幻的窗外

可以描繪一座世界
永恒如雲朵飄浮

那純粹是如花的步履
你在機艙里穿梭，輕盈如蝴蝶
你薔薇的笑靨，回眸處
可以表現一種成熟的智慧
一東六月的芬芳

走入雲中，走入霧中
淺笑的眉梢，隱含一些妙諦翩翩
合拍一張照片好嗎——我問
你笑了，那微笑很美
可別忘了寄贈我——你說

於是我我並立，讓相機
把你美麗的情影取下
把我取下
把我們瀟灑而七彩地取下

七四年七月十日

村新珊瑚

(一)

下過一場雨後，這湖畔
吹醒着一片簇湧的
小花。盈耳
是冷冷襲人的天籟

夕陽向遠山沉沒了

湖面上划船的情侶，如何
風吹你柔柔的秀髮

如何槳划過

一片又一片殘餘的金光

在矮樹下立着，在黃昏中

徜徉着。該回去了

你們說：而萬家燈火已亮矣

(二)

陌生者的腳步，穿過

那蕭殺的林蔭道，穿過走廊

在噴水池畔凝住

在燕子低飛的雲彩下

芭蕉葉子滴着寒露

而晚風來時，一段綠鬱的小徑

何嘗不是尋夢的園囿

走入叢林中，走入落霞中
乃立於石雕大象前
乃於暮色中，追趕
一隻斑斕的大蝴蝶

周遭都是樹，無數不知名的樹
黃昏，走過密密的枝葉間
讓我低聲叩問：
珊瑚新村，何來珊瑚？

附記：六月二日

初抵雅加達那天，黃昏時候，與清輝君
，在衆堂妹陪同下，驅車遊賞珊瑚新村
.....

七四年七月廿六日寫於新加坡

園公年青

去夏的彩雲如此多絢麗

我們來了，那個黃昏

彷彿所有的風景都移動

一段彎月的曲橋，反映間

曲橋是蛇，曲橋呵竟是浮動的蛇

猶如一片竹葉，那小舟

輕飄飄地吻過，如水波之與

晚風咬喋。乘晚霞醉人

我們繞着湖畔，那季節

小徑上點着淺淺的小黃花

我們不再繞湖了，風懷卷外

且在石堤上憩坐

晚霞是我們採擷的意象。體育館

溜冰場，這些欄干外的世界

何嘗不是夕陽中不能投影的里碑

樹蔭下，或者花叢中

情侶擁抱的姿式多美麗

而搖蕩在林蔭深處的

乃是一座座疏落的屋宇

一片片湖光山色的靈靜

不要說我愛的是淒清和冷靜

一縷詩魂，也該有棲宿的片刻所在

而我們流連在流連裏

入夜以後，靜默含容一切
六月的星子呵！我們將歸去

附記：青年公園乃雅加達深那央處聞名的一座
公園，七四年六月十五日，與素卿堂妹
、婉真義妹陶醉於此……

七四年八月十一日追寫於新加坡



第二輯

在矮樹下



路尼裕阿

那時，她住在阿裕尼路，他總愛徘徊……

他走在長長的阿裕尼路上
熟悉而又不熟悉地
或許她會出現在那塊招牌下
其餘的他底眼睛不興趣於索搜

然後他用鞋底訴說一則幽怨
自額角上蒸曬渾圓的汗滴
當整個都燒灸了的下午
他走着，唯一種徘徊的韻律

整個下午
是的，在阿裕尼路
一張日本人的臉可以換取一丁點微笑
一次的等待或許就是一個奇跡

七二年四月十五日

言誓

逐漸冷了，這時節
有一種庭院深深的怨恨
依舊是相思藥的飄零
而我不解
多少聚散的歡欣與落寞

而我已然忘却一種赦意的剖白
倘使你的眼光和微笑留我
誰的眼睛綦滿期待呵
有些喟歎，有些亡魂的
哭泣與失眠

你或許不會想像你的聲音
有一種靜夜柔柔的牽引
對於一因偶然而發生的愛情
我也曾經對你說
我永遠是那麼不變的瀟灑

七三年七月三日

片照

你說將寄來照片，照片中有玲瓏
還有我不曾見過面的珍珠

已經三年了，你是否仍感覺到那人的聲息？
在月影裏，在庭院深深中

此去將來，我遠離你們
也許在翡翠的峇厘島
寫我的抒情詩

那時只有這照片了，這照片
不容我忘却你們
年年

七四年五月三日



福祝

不再屬於雲南園的花季
你走了，如同三年前
我走了

總是祝福你。祝福

那一朵忘憂的雲

而你的投影，像我的詩
在每一種懷念的讚美下
愉快的舒展

以記憶編織。你我

多想就這樣純浩的老去

你感覺到嗎？除了愛情

我們是多麼地瀟灑與風雅

不再屬於雲南園的花季

我走了，於三年前

而今你也走了

七四年五月十八日

後走我

(一)

我走後，請記住我的話
請珍惜，那首歌
那本詩集
那些照片

還有我的心啊
請記住

它或者是峇厘島上的陽光
或者是春天
或者是鮮花與溫暖

(二)

我走後，也將帶走
你的照片
你的畢業特刊
你的信

還有你的祝福啊
當我歸來時
它也必將陪我回來
必將長青
長久地留在我心坎

七四年五月廿六日

季花的爛燦

是永恒的祈禱。是祝福

那頂方帽子終於戴在你髮上
還記得舊時候，記得

你看過別人把方帽子戴上

（看過我戴上？）

而今你立於風中，帽子翩翩
裙子亦翩翩

雖然總是在那麼一個季節

那建國堂，掌聲濺起

而我在遙遠的南方

不識歸路，且默想那座山崗

那燦爛的花季

怎麼來的，就怎麼去

你我都不再屬於這大學城

你無須啣嘆，也不要對我說

你依依不捨，你想落淚

你愛上這滿園的相思樹

是祝福，是永恒的祈禱

而你必要遠行的

明天呵明天，明天

且讓春風擁抱你

讓萬里陽光溫暖你美麗的笑靨

七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後走人那

那人走後

你彷彿失去了生命的影子

你說：如果死後

靈魂能夠依然存在，那該多好

我知道他如何疼愛你

你也如何敬愛他

也記得在雲南園的日子

你說：回家只是探望臥病的他

一種不滅的記憶，雖然

這場悲傷你必須忍受

記憶中慈祥的形象

你必須讚美：死亡

即是另一個生命的起點

七四年十月廿五日

歸回

滴滴眼淚的夜晚
竟然是如此淒清
那些典故，那樽令人垂仰的
形象。總是一些
秋晨顫抖的記憶

你說：你是

第一次感覺到死的恐怖
却希望，死後靈魂依然存在
我知道：你會黯面的哭泣
每一片哀傷，都雕刻着你
泣血的心靈

而誰都會冥想那又是一種回歸
某一種死亡，必然暗示
另一個生命的成長
無論是死亡抑新生，總之
他已無憾

因為他會是一座競生的山林
他的子孫都已壯碩茁長

七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飄向何方

飄向何方

如果我是那一朵雲

沒有覓音，也無踪跡

我的方向

朝南，又怎樣

朝北，又怎樣

而無論向北或向南

向風的地方，必有你的名字

我的飄浮

必然朝着你的方向

十分輕盈，十分瀟灑

滿涵甘露，以及

冉冉綿綿的生命情調

七四年十一月廿五日

夜那

十二月一日晚，爲參加表哥的婚宴，在紅燈大酒店前……

你焦急地等待。那夜
在停車場頂層的圍牆旁
當我沿着斜坡走上，你輕柔地呼喚
笑意自眉梢

你的尋訪來得太突然
「我去海皇劇院遲了
你已不在
所以我趕來這兒……」

所有的親人都來了
你再也執拗不住
你羞澀地走過
身旁是新郎與新娘的依偎

九點半
送走你於酒店前
微風吹拂你柔柔的秀髮
圍牆外又是一個燦爛的星天

七四年十二月五日

……妳想

想你，不僅今夜

金馬崙高原

寒風刺骨

想你，棉被該已蓋好

該已甜甜安睡

想你，不僅今夜

雅加達作客

雨夜驚醒

想你，就這樣聽雨

坐看天明

想你，今夜

只是這種想念再也不長久

我們將朝夕相處

因為你是我的妻子

而

十年後我仍舊想你

我的心將會哭泣

因為我們不在一起

七五年一月十九日

咖啡室的聯想

你果然來了，那夜

雖然這樣地對坐還是第一回
我們把三年的日子串成詩

咖啡室里：誦詩

飛濺的水花；噴水池

淺淺的燈光照耀着你

柔柔美美的臉蛋

「你怎樣認識我姐姐呵！」

珠珠問

我想那並不是最重要的問題

無所謂從前，無所謂以後

愛情是永久，永永久

（如果你也愛我）

可以想見晚年

滿臉皺紋，若果也有興趣

可以再來一杯咖啡

每一口，都甘美也都悲辛

七五年二月一日

岸是首回

回首是岸

我打黑黑的東海岸歸來

一朵黃花飄落在沉沉的溝渠里

那些世襲的星宿

究竟，是笑我痴呆

或是哀憐黃花的形穢

有一個祕密曾被揭開

結局却是瀟灑而釋然

這樣子的天空我不稀罕

這樣子的灰迷我得遠離

回首是岸

我打黑黑的東海岸歸來

七五年二月五日

去歸要我

歸家的路上

這夜，已暗得很深很深了

何其零落的星宿與憂悵的樹影

我醉着，一道淒遠的寒街

不期再回首，瞑然間

該回到三年前

你是你，我是我，我們不會相識

一九七五，二月五日，抬眼

揮一揮手即斷了

遂縱笑在深夜的呼吸里

（我要歸去了……）

七五年二月十日

下樹矮在

你們就這樣幸福地
在矮樹下坐着。陽光總是溫暖的
那一天你以微笑推開海浪
兩肩擔負着
濃濃的樹葉
柔柔和緩的風

潮來的時候，波浪與細砂咬噬
而你背後無人，樹後無人
你的笑姿，定然使你回想到
這海灘。這陽光的海灘依然美麗
依然溫煦

風前風後，風之掠髮
三千的髮絲該已寸寸迷醉
你美麗的雙唇溢滿血色，纖手
輕輕揀起一朵落花

附記：七五年六月一日晨，香妃咖啡室
與琳琳對呷着咖啡，看着照片，便興
起這麼一首詩來了……



第三輯

南陵廟印象

城椰訪三

已經是第三次了
我降落，自蒼鷹的浩翼

整個黃昏的美麗的三月
這機場，春的季令堆綴着
呵，來了

每一朵雲都炫耀我以花彩
每一陣風都呼喚我浪子的名字

畢竟是展翅欲飛的日子
客來耶城，芝里翁河靜靜流淌着
這河，悠悠的像我感情
流過我滄桑多事的年紀

已經是第三次了
我走着，在雅加達的泥土上

七五年三月三十日

雅加達

雨的城椰

晚飯後的夜空，雲靄沉沉
盆景般的水質的世界
竟揮走了半天的星星
揮來了濛濛的一庭烟雨

就這樣促膝盤談
生長在島上的商人
說這裡的泥土多芬芳
來自雲外的浪子
說雨的韻律多詩情

雨水濺濕了我們的袂管
雨絲涼透了我們的臉頰
雨夜很深很涼了
我們醉入雨境了

七五年四月一日

雅加達

人草稻・田稻

跨越千多公里的稻田後
稻田之外仍有稻田之外的稻田

金黃色的稻穗在風中翻起一片海
戴着笠帽的爪哇婦女，揮刀於海間

一叢叢的稻穗便遠離了青青的母體
擠出了米，留下了稻草人

稻草人如哨兵之佇望無邊的稻田
他想：誰將接替我呢？明天

附記：七五年四月九日晨

出了雅加達，經中爪而東爪，三天兩夜
，迢迢千多公里，沿途所見，儘是一片
廣漠的稻田。何其富庶呵，爪哇！

四月十一日 峇厘

聖池

你絕不會想到，這聖池
那些赤裸裸的女人
有些古典而陌生
胴體對着胴體
展示一則原始的傳奇

她們的雙乳是峇厘地方
最成熟最美麗的木瓜了
她們的髮如黑森林
她們的胴體是印度洋海中
一座座兀起的肉牆

我的眼爲古典而眩惑着
正經的眩惑着
文明與落後，矯作與自然
想着，看着，任男女遊客包圍我
圍成一座小小的眼睛的城

搜索者，呵搜索者
當我步出聖池

我有着太多文明人的愁緒
我非峇厘人，不知自然的快樂
我非峇厘人，不知聖池洗澡的快樂

七五年四月十二日

峇厘

岸海洛那丹

小立丹那洛崖上，心中便孕育
一些虔誠的膜拜，一些懺悔。

近海總是感覺深遠的

便慨賞於千傾的驚濤

便訝歎於萬里的雲海

而海水侵蝕着的巖石

是一幅濕滑與破碎的地面

是青青的苔蘚

是無數暴露着蒼痕的小湖泊

所有的水涓你將數不清他們的年齡

那幾叢老樹，也有千年慧根

而我，多希望跌坐於此

云在我頭上，浪在我腳下

我是靠云傳語的浪子

只因此崖很冷很冷

海岸很長很長。心中便響起了

回首處，何處是天涯

七四年四月十三日

峇厘

頭街琅瑪在夜

脚印踩在瑪琅的街頭上
燈光下，一道熱鬧的長街
街口的交通燈都指示着流浪

我從街頭走到街尾

再從街尾走到街頭

我走進有着地下室的布料店

我走進那間專門放映英語片的戲院
曾經，肚子餓了

我走近旅館旁的餐室

沒有進去，却又轉出來……

在瑪琅街頭我以五十盾換取一粒包

不須開口，不用講價

填飽了便走回旅館

在紙上鋪設我少年的詩章

七五年四月十六日

瑪琅

廟寶三

今夜我來，陪着風，伴着雨
念我虔誠你該迎我
躬身進入，焚香滿室
我不錯入三寶聖洞
却誤入人間仙境了

星辰成串地下垂

夜靜。惟廟堂香火燦然

祈拜者的感覺

乃戚戚於竹筒的跳躍

那一支籤條的應諾

今夜，小立於三寶聖洞前

便念起尋覓留芳的三寶公了：

受命皇朝臨海國

留踪石洞庇人家

七五年四月十九日 三寶壠

紛繽·符音·泉噴

坐着，陶醉於琉璃生動的水景
你在晚風中起伏，如水蛇之挪動
挽不住的輕靈水簾呵
且聽那悉悉的泉水聲
那音符
優美柔和的音符

（再見，我愛，再見
且看那水簾上的繁花朵朵
燈光繽紛：紫色的、粉紅色的）

纖纖而上，傾聽音樂
此心逐漸淡盡
遂懷想一首詩
噴泉。音符。繽紛

附記：七五年四月廿二日晚

與詩人蘇蘇、鴻昌，哈迪於雅加達雄牛
草坪坐賞噴泉、音樂，無限詩意，歸後
乃作。此詩又可和蘇蘇同題之作。
又：「再見，我愛，再見」，乃其中一
首優美動人的音樂。

象印物茂

我們趕去茂物，於多風的早晨
蒼老的村落

綿延的遠山

一種南方荒遠的隔膜
山脚下，那是一座城

陽光已經跨過鐵欄。故宮里
閒適的鹿群嚼着草

熱帶植物園里的所有草木

如旗幟揮動

展笑一山城的雄偉

在滿是鹹魚店鋪的街道上

腥臭在空氣里飄揚

坐在柔軟的沙發上，喝一杯茶

「近來金綫跌價

青蘭也……」那人說

回程駛近笨則，只是貪圖

那麼的一陣冷冷意

再不是陽光里的夏天了

讓我網羅這一浩渺的秋季

像花雨，瀟灑在冒汗的雅加達地帶里……

附記：七五年四月廿六日晨

與家父、二伯母、天賞堂哥及素嬌堂

妹驅車前往茂物遊玩，歸後乃作。

見所場賭

卡西諾

青色的底
七彩的數目字
驟然於輪盤的緩慢
於鐵球的停止於格子

乃見賭徒的臉色塗滿驚懼
於濃縮於焚化的鈔票里
一些哲學破碎了
一些希望幻滅了
輪盤響着敲釘棺廓的聲音

賽狗場

那隻白兔跑了
六隻狗也開始追了
永遠循着機械化的方向跑
像長針和短針那樣

可憐的狗永遠也抓不到
一隻沒有血肉的兔子
(因為那是賭博的哲學)
於是有人狠狠地去撕他的賭票
去詛咒他喜歡詛咒的狗……

回力球場

只要那些西班牙人揚起他的手
我便想起運動
想起打網球的時候那樣

他們的手也許和你和我一樣
是打排球是打籃球是打網球的手
……

他們的動作是運動員的動作
他們的眼是運動員的眼
他們的手是運動員的手

是以在安卒在八點鐘在回力球場
他們是在運動
我們却在賭博

七五年四月廿六日

書上機

這次我離開耶城，就更加想念你了
雲遊的浪子，今夜回到故居
不再有人望我雨中撐傘踽踽
不再有人陪我看戲
請我嘗試她親手燒的菜

三訪耶城，這美麗的四月
該有多少美麗的故事發生
整個美麗的下午，有時
我們也坐過整個屬於詩的下午
屬於鄭愁予的世界

那時，久久的沉寂之後
你款款的溫柔如親切的笑語
便感覺你可能是我很好的妻了
便想起如果是風，我的方向
應是峇厘島，不是富士山

附記：維維把我借給她的「鄭愁予詩選集」全抄光了。
想到我儉生暢遊峇厘十二天，而她却挑燈抄寫了
十二天，不禁……

七五年四月廿八日 回星途中

尼馬打京

仙境也不過如此。居高
眼前是黛綠的寒山
我們愛輕輕拉起雲的窗帷
讓掌心合滿雙手的寒意

向下，那氤氳的紫色
如琉璃泛白。憩於群山之湖泊
還有叢叢的花樹
雖是寒了的，却蒼茫與蔥翠

（而那漂亮的峇厘少女
在薄霧與綠樹之間，我們合照
那是一幅美麗的風景畫
——遠山。湖泊。綠樹——

四月天，雲披的遠山
我不解那份清麗的迤邐
山的影，我的影，如何靜默
靜默地走過

七五年四月廿九日

追寫於新加坡

摺扇

來自峇厘島。摺扇里
云外的浪子，寫下瀟灑與詩情

小小的摺扇是詩。且打開
在夜；在晨，那是一朵花的芬芳
或是一次回憶？

（我瘦削的身影如今已遠離）

你笑了！那時，在軟軟的陽光下
在珊瑚新村。如何風吹你柔柔的
秀髮。薔薇的笑靨
如何燦爛在春風里

摺扇里，誰紮滿了滿瓣的詩章呢
離別時刻，仍然緬念
那蘆花般聚首的時間
（而今不再……）

附記：此詩乃題贈印尼女作家茜茜麗亞
之作，並記四月六日珊瑚新村共
遊。

七五年五月三日追寫於新加坡

林子猴

(一)

對我說，這是新加坡植物園
也可以相信。橫豎猴子
沒有什麼兩樣

不跳躍於林樹間，猴子
成群地包圍我們
跳着，於頭、於手、於肩膀
因為隱瞞不住，隱瞞不住呵
香蕉與花生之於手袋中

古木高得難以仰望
陽光也難以絲絲透入
這山林，這如筍的塔尖
偶爾鳥鳴的聲音，自雲端傳下

我們在風中拭面
想這塊天籟之地，群樹寂寂
衆多的猴子，該有一隻跌坐靜修
坐鎮猴子林

七五年五月五日 追寫於新加坡

拜朝山威嘉

沐浴，以全新的姿態
然後膜拜神祇
然後虔誠地繞院遊行
在冷夜的寒照下
雙手合十

有聖水，且盛於杯中肚中
參差的高度，燃起
有花香，沁滿我的肌膚
便跌坐凝默
嚴肅如祈禱的樣子

或者瞑起眼睛
默祈着——平安飯，驅邪符
向每一寸虛空。問路
此生深處
此生何處是盡頭？

也曾學人求籤
於竹筒中，瘦瘦的籤條
隔着重重的命運
隔着因緣
那些千手點起千支的故事

就從這一剎那起。想着
這是四月。向最初的原始
最後的歸宿

我應無恨。那夜
我應消隱自己於星里霧里

附記：七五年四月十五日夜

都說大二老師有求必應，乃作生平第一次求籤，共得兩張。

其一是問前程，乃「狄仁傑薦賢爲國」的故事，詩曰：

「月出光輝四海明
前途祿位見太平
浮雲掃退原無事
可保禍患不臨身」

（第廿四籤）

其二則問婚姻，乃「子儀屏姬見盧杞」的故事，詩曰：

「花開今已結成果
富貴榮華終到者
君子小人相會合
萬事清吉莫煩惱」

（第四十五籤）

峇厘舞蹈

背景是
古修道院的
一扇門
步下石階
峇厘的少女
翩翩起舞
翩翩起舞

跌足的女郎
目光靈盼
如流水
十指纖巧
如飄云
步履輕盈
如蝶之遊弋於
花叢間
（青春是記號
是款款的細柔
舞着

不驚醒一根針子）

音樂忽焉消逝
那擊鼓人
敲走了
峇厘的一觀夜色

七五年五月十三日 追寫於新加坡

夜之岸浪沙

輾過一杯咖啡

街道向晚

氣候——

沁涼的膚觸

濛濛霧中

湖畔的方向

黑如潑墨

兩三點屋宇

遠望着

爲紅色的紋身

風推窗

星敲門

虛假的意象

重重隔起

而夜的呼吸

很稀薄

樹影。風聲

是飛霧浸了的

呵！一顆流星

正向北方墜落

附記：七五年四月十七日夜

在沙浪岸旅館的庭院前小立，便有着「
風露立中宵」的感覺；其時，夜並不怎
樣深……

五月十四日追寫於新加坡

塔佛屠佛羅婆

立於丘陵之上

兀兀然，你底影子是蒼鷹
覆蓋廣漠的土地

你與蒼天同在

日月是照明你的雙燈

坐熟了幾個世紀

又望斷了幾個春天

絕塵而立。你擎天的塔首

可與白雲看齊

與青山爭高

若是過穴的風聲

塔，便講述一首史詩

便說佛的歷史

終使在火山季

驚蟄如歌，岩漿似酒

七十一座佛像以外

惟一座清楚可見：對天地

嚴肅且雙手合十

而那邊矮牆上

綠苔已爬上浮雕了

自七級浮屠走下

總覺有誰在高處

冷冷地望着我

在不知是敬是愧是驚下
我底心，飄然如瑣碎的雨

七五年五月十六日追寫於新加坡



象印廟陵南

偃臥於群樹與廢墟之間
初春綠油油的草坪上
跨過一堆堆石塊後，南陵廟
宛如廢墟邊緣上的戰士
那雄風仍是此寺凜然的坐姿

仰視懼然，因投巍峨的影於大地
閒望：好寥落的風

而那陣陣的午風來自何處

去了千年的寺廟已自睡
藤纏的老樹，便感慨歲月的馳遞
便跟着風，一片片的飄着落葉了

七五年五月十八日

馬騎

陽光自林間的葉隙透入
吹醒一片花簇
在朝往谷壑瀑布的馬路上
我達達的馬蹄是春風
踩着浪子云遊的足跡

道路如早春的河流濕滑
越山涉水，漸漸有一種
初晴乃醺的感覺
走在山林的霧里，反影間
不斷的聲音，瀑布在手臂右方
馬飛處冷風吹來，而湖畔寥落
所有的樹木一樣多露水
遽遽然。我是抓住了一湖樹色
斑斕且自得於
馬的速度

七五年五月十九日追寫於新加坡

梭羅河

橋身狹窄。半句鐘
等待對岸車過
如等待一場雨霖
車過梭羅河，參商各據
只爲黃濁濁的河水
嗚咽

（總是隱約聽到，那少女
洗衣裳的聲音，隱約看到
那可憐的少女踱着
在黃昏的水之湄徘徊着）
原始森林，如河水迤邐
如星色和月影淒迷
俯視惺然；呵！梭羅河
莫非橋下嗚咽穿過的仍是
血淚的歌唱
你憤怒的心胸何時始罷息？

附記：七五年四月十一日

自三寶壟出發，前往泗水，途經梭羅河，
目睹黃濁濁的浩瀚河水，想起那悽惻
動人的愛情故事，有感而作。
梭羅河每年必泛濫一次，乃興起作者問
：「你憤怒的心胸何時始罷息？」

七五年五月廿一日 追寫於新加坡

濱海厝峇

我們醉着，這海水，已很涼很綠了
峇厘海濱，很多人都愛起海水
便捲起袂管

捲起，滿沙灘的浪花來

浪來浪退，且採海貝於

細細的沙土上

且採你們女孩，沙灘上遺留下的
細小的足跡

只有黃昏的時候

這海水，這天空，便很黃很黃了

黃澄澄的沙灘上

那戴着竹笠，手拿藤蘿的

是拾貝採蠔的老漁人

七五年六月三日 追寫於新加坡

第四輯

樹下



長途電話

(給我，一個長途電話……)
舉起聽話筒

就驚覺電話已經接通了

另一邊是堂妹的聲音

那樣嬌滴滴而清楚

無所謂雅加達

無所謂新加坡

——此去八百九十五公里

這距離好長好遠

如果走路該走多久？

如果乘船又需幾天？

如果……

七四年二月廿六日

下樹

——順寄友人

你知道我愛樹的

樹下，那些葉子多美

摘枝的時候

枝樑柔順

便是你窈窕的身段

愛在暖風中娑娑搖擺

若是葉子黃了的時候

風便舞起滿天的黃葉了

我便檢拾那些細小的樹葉

合於雙掌

且默默的憐憫

（如同哀憫你）

只因這也是一個生命

是葉子年齡的終止

七四年三月十日

畔湖

七月二十四晚，與新認識的友人於南大湖畔
小坐，談笑風生，不覺夜已深沉……

且憶起那一陣風

如何把湖畔吹醒，如何

湧動着一片靜默的寒意

談笑，在或許的午夜

遂不復感覺，那朦朧的月光
身後是疏落的花影

去夏依稀。而三季

棲木類的鳥，何處是歸途
循着星圖上的方向，何時

又是匆匆的回程

也曾這樣剪月過

當那時，月影投在湖上

小黃花自樹梢飄落

北斗星悄然隱沒在湖中

七四年七月廿六日

花戀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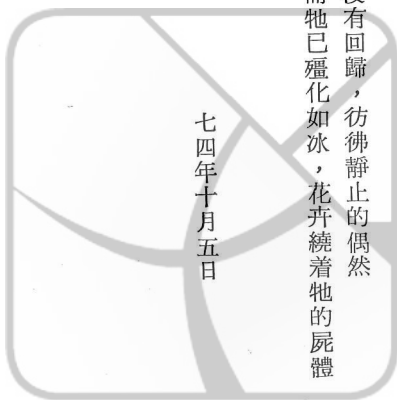
那季節，亡魂的蝶總是迷失
迷失於塵土以外的盆景

所有的星色和樹葉，仍暗澹地
如同水溝旁的苔蘚生長

或許那只是殘花般的記憶
炭筆下一副愁愴蕭殺的素描

沒有回歸，彷彿靜止的偶然
而牠已僵化如冰，花卉繞着牠的屍體

七四年十月五日



烟 · 室啡咖

我們愛坐在幽靜的咖啡室里
兄弟們一邊呷飲，一邊

抽着旅行家云遊四方的烟

整個夜晚就這樣云遊着

要去的地方還多呢！我們說

（而現在，已是深夜十一點鐘啦）

我們愛坐在幽靜的咖啡室里

兄弟們一邊呷飲，一邊

抽着哲學家冷靜思考的烟

整個夜晚就這樣思考着

要想的事物還多呢！我們說

（而現在，已是深夜十二點鐘啦）

我們愛坐在幽靜的咖啡室里

兄弟們一邊呷飲，一邊

抽着醫生說會患上肺癌的烟

整個夜晚就這樣抽吸着

要抽的烟包還多呢！我們說

（而現在，已是凌晨一點鐘啦）

七五年二月十六日

我的星辰

憑欄很久，此刻我該去睡了
這默默的三月天

我寧願是宇宙的遺忘者

遺忘一切，除去那一顆星星

除去那一顆星星（我的星辰）

想念他乃宇宙的流浪漢

冷韻的月光這樣子浮着。這時令

是夜蘭後三更！

夜蘭後三更

像射落了蒼古的飛雁的死寂

憑欄時，寫一地的黝暗

睡時：却是一絲縹緲，一片虛空

一顆星宿燦爛的晶晶

一九七五年三月三十日

初抵雅加達之夜

校母憶

(一)

那年，童稚的脚步
背着書包，一身純白的校服
從禮堂的直落亞逸那邊走來

這是一則古老的，十五年前的故事
寫在我底掃把似的小楷筆上
和我不通的英文語法里
那時，雖然那時我還很小
既愛讀書也不太愛讀書
一種沒有憂悵的年齡

鐘鳴畢業時我的腦海突然宣告成熟
總要想起一些什麼的
明年我不在現在這間學校
明年不再是沒有憂悵的年代

(二)

向晚的景色使我憶起
山崗上那樽鐘樓的立姿
他曾看到歷史和光榮
那些昨天的顏色

且試圖使自己回返到

木麻黃樹下的山崗
那麼一種雄偉

掛着
整個光榮的姿態

然後就走，順着山崗
在靠近一九六八年尾的時候

（明年，我們再不能天天步上山崗了……）

然後就走，唱那座巍峨的山崗
光榮的故事……

附記：崇福小學校建校六十週年暨華僑中學建校
五十六週年紀念，我適旅居雅加達，未能
與校友共歡慶，有感乃作

七五年四月七日

雅加達

觀任真漢畫展

桐廬勝境

桐廬的勝境

秀色可餐

蒼翠的老樹覆蓋

一江春色

山間，屋宇稀疏

在低處，舟帆便向着拱橋

徐徐過去了

五老峯

雲過山腰

五老峰撫鬚顰笑

是誰歸來，於涼亭

肆意地奕棋、進酒

是誰歸來

路過亭亭的古木

錢塘觀潮

洶湧的浪濤

唱嚮了錢塘

亭台上，那七層塔

是浪花浸洗過的

那些老樹

曾被浪花沾翠

七五年五月九日

記后

這本集子所收集的五十多首詩，都是一九七四年以後的作品。在這之前，不會收入「島嶼五人詩集」的只有兩首。這次收進了，算是較完整地保存了我生命史里某一段生活的真實性。

自從一九七〇年「紅睡蓮」出版之後，這本「在矮樹下」是我另一次真正結集的新作品。然而這本集子里的詩篇，風格仍舊極其不統一，這除了說明自己依然在學習摸索之外，更滲透了自己時時刻刻變化的思想與感情；因而也就影響了詩的主體性，呈現在讀者面前，這些作品也就有了種種不同的節奏與風格！

這本詩集可說是我這兩年來忠實的生活記錄。七四年六月與七五年四月，我兩度飛往印尼，這些遊記詩我都分別歸入「陽光的海岸」與「南陵廟印象」兩輯里。第三輯的「在矮樹下」則記錄了一些屬於愛情的詩篇；最早的一首可追溯到一九七二年初。而不入前三輯的作品，我則收集入「樹下」輯。

應該指出的是：第三輯里的琳琳是我大學時認識的一位女孩子。由於彼此的出身環境與思想觀念的不同；四年來，我們都在試圖瞭解對方，最終是努力使彼此只是處於「愛情」以外較好的朋友。因此，對於第三輯裏的內容，在今天看來，讀者實際上應做更大的保留的……

無論如何，我得感謝琳琳這位氣質型的女孩。將來的結果如何，我們不能免強，也認為並不重要的……

十年來寫詩的日子，我的個性與文章風格，朋友洞然。我向來忠實自己，但不違反良心。我不「人云亦云」，不為某種寫作主義而囚隸，因而也就鄙視所有不誠意批評我的作品的「文友」；但對於更多的朋友，他們的關懷與愛護，却是令我沒齒難忘的。我這次印行這本詩集，並沒什麼宏圖大願，我只要藉此告訴我的朋友，讓他們知道我是怎樣地過活着——也許是平凡而枯窘，也許是精彩而燦爛！人生真是太奇怪了。寫了十年的詩，却希望今後再也不寫詩了。我對琳琳說，這樣地說。話雖如此，但誰也不能對將來的事情當今立斷！如果詩能豐富和美化我的生命，我又怎能擲筆不寫呢？

寒川

七五年七月一日

於峇迪畫下

島嶼叢書：

1. 山崗的腳步
2. 橫鞭集
3. 知識道上
4. 島嶼五人詩集
5. 永恒的愛
6. 在矮樹下



作者：寒川

出版：島嶼文化社

7, Jalan Lateh, S'pore 13.

封面：楚中林設計

新馬出版印刷公司承印

印刷：藝印務公司

定價：星幣二元正

日期：七五年九月

